

“培养更多人才，为祖国建设添砖加瓦”

大学教授真情祝福祖国

文/本报记者 张宏磊 张夫稳 片/本报记者 张晓科



刘新生现场挥毫。



【全家送祝福】

我爱你，祖国

在祖国60华诞之际，曲阜师范大学书法系的学子们通过各自的书法作品表达对祖国的热爱，并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更加繁荣昌盛。

本报记者 张晓科 张夫稳 摄

【人物档案】

刘新生，1958年生人，中共党员，文学硕士，教授，现任曲阜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中国现当代文学、影视艺术专业硕士生导师。

15日下午，在刘新生教授狭小的办公室内，偌大的书橱摆满了书籍，一身便装的他温文尔雅，满面笑容。在半是书籍的书桌上，刘教授铺开宣纸，意气风发地写下了“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的诗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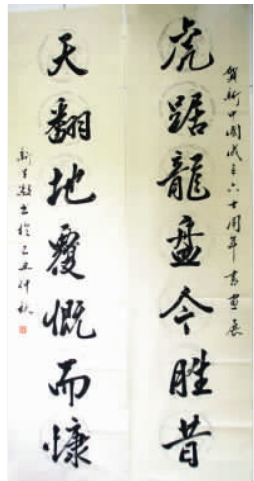
“60年前，那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英勇的共产党人带领全国人民建立了新中国，真正实现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愿望。经过60年的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

祖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谈起祖国的发展，刘新生教授不断感叹真是“波澜壮阔”，“日新月异”。

刘新生教授激动地说，建国后，祖国的教育事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教育发展更是日新月异，学校数量、规模迅速增加，布局和专业结构日趋合理，师资力量，教育水平也不断提高，全国人民都有了接受各种教育的机会，教

育事业也为国家发展输送了大批栋梁之才。

“祖国的现代化建设离不开教育，离不开人才，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刘教授说，国家的发展关键在于高素质人才的培养和知识的普及、利用，作为一名高校教育工作者，他将尽己所能，培养更多的栋梁之才，为祖国明天更美好的发展添砖加瓦。



刘新生书法作品

金香

□李凌(中国化工作家协会会员)

第一次见金香是三十年前的一个秋天，与她分别也有二十多年了。

那年我们村办学校里唯一的一位老师生孩子，一、二、三年级二十几个孩子不得不停课了。公社联中离我们村十几里地，没有大人的护送，七八岁的孩子是没法早出晚归在漫坡野地里来回跑的，可那时大人正忙于早起三点半，地头三顿饭的抓革命促生产，哪有时间管我们？我们便荒废了学业在家疯玩起来。

家长们找村支书，村支书找了几个肚子里有点墨水的人，但却不会教。村支书说：“老师的娃没人看，书又没人能教得了，学校就先散了，等老师把娃看大点，能撒开了手再说吧。”老师啥时能把娃看大？看大了这个下一个怕又生出来了。眼看这茬孩子被耽误了，家长们都急得没法子。

老师坐月子，回了趟娘家，带回了她的妹妹金香，金香正上二年级，辍了学为她姐姐看孩子。金香一来，我们二十几个孩子又都回到了牲口屋用高粱秸隔出的教室里，家长们也都松了一口气，都说亏了金香来，这帮孩子才能有书读呢。

在上课的间隙，金香时常抱了孩子到教室外等着姐姐给孩子喂奶。有时正好赶上我们上课，孩子又饿得哇哇哭，我便从敞开的门缝里看到矮小瘦弱

的金香在院子里一圈一圈小跑着，哄着怀里的孩子。但老师却像没听见一样，把敞开的门关严了，继续给我们讲课。直至窗台上的马蹄表的时针指向下课的时间，老师才匆忙走出去，坐在院子里的树墩上给孩子喂奶。那时没有办公室，我们的教室也只不过是牲口屋用高粱秸隔出的半间房。用砖架了三条木板。一年级在第一块木板上，二年级在第二块木板上，三年级在第三块木板上。金香便趁机到教室里把黑板上的字从头到尾看一遍，我从金香的眼神里看出了金香藏在心底的祈

望。我盼着金香哪天把孩子看大了能和我在一块木板上读书。放了学做完了作业，我便去找金香玩。古往今来的故事，家长里短的笑话，金香讲得头头是道，我母亲总叹气说：“唉，金香不念书，瞎了一块念书的好材料哩。”

有一次正上课，我听见身后牲口屋里那匹枣红马一个响喷儿，紧接着传来了孩子哇哇的哭声，原来，是金香在牲口屋里背着孩子扒开高粱秸的隔墙，在偷听我们上课。我问金香：“你咋不上学？”金香说：“我咋不想上学？我上学谁看孩子？没人看孩子我姐咋教课？没人教课你咋上学？”一下问得我没法说了。

金香在我们村五年，她为

老师看大了两个孩子。她的整个少年时代在逗孩子的岁月中消磨掉了。在那五年的时间里有一百多学生从那半间教室里走出来升入公社驻地的学校。那些学生中又有几十个考上了大学，走出乡村到了大城市，可是金香却永远地留在了偏远的小乡村，生活在近乎文盲的状态里，那是一种混沌的状态。

几十年来，我心里一直揣着金香的话：“我咋不想上学？我上学谁看孩子？没人看孩子我姐咋教课？没人教课你咋上学？”我被套在那个回环结里走不出来，我不知道我的同学中有谁还记得金香，记得那个天天背着孩子的矮小的小姑娘。人一生中会在不知不觉承受别人的恩惠，那恩惠说不清道不明，只能念念不忘地记着。

一直想知道金香这二十年是怎样生活的，心里老感到欠着金香什么未还似的。经过一番周折，在一个偏远的乡村，我找到了金香，她快认不出我了，用陌生的眼光看了我好一会。我说：“金香，我是小凌！”她才恍然地说：“哟！真是小凌，走在大街上我保准认不出你。”

金香仍然矮小，但却丰满了些，眼角的皱纹和粗糙的手刻着她作为农家妇女的艰辛。她身边站着一个帅气的小男孩，一看那模样准是她儿子。

我问：“这些年还好吧？”金香说：“还好，收割庄稼用上

机械了，也不算累，田里的杂草早让农药杀光了，不像我们小时候天天蹲在地里晒着太阳薅草。”

我说：“孩子学习好吗？”金香说：“孩子学习不错，明年就要考大学呢。”

我拿出一张报纸，上面载有我写的怀念她的文章，题目是：《金香》，我让孩子读给她听，孩子流利地读完了，金香哭了，我也流了泪。

我们都想到了那遥远的往事，仿佛一回头，看到两个无忧少年的身影在视线终端活动着。她用五年的时间为她姐姐看大了两个孩子，使她姐姐得以安心地教学，而她却永远失去了学习的机会，失去了改变命运的机会，一辈子留在偏远的乡村。

金香小心地抚着报纸上的“金香”两个大号字，苦笑着说：“满张纸上我只认得这两个字，你能写文章我却连认识都不认识，这就是命吧。谢谢你，这么多年还惦记着我！”

我掩住心里的苦涩，说：“要说谢谢，我，还有那些你姐的学生们，都得谢谢你呢。小时候不知道读书能改变人的命运的道理，早知我非拉你一起读书不可。”

我常常想，如果在这个年代，金香就不用辍学为姐姐看孩子了，如果金香有机会上学，她一定会有另一种命运吧。

